

梁家泰

麥惠儀

我認識中的香港攝影師多數不擅辭令，梁家泰亦不是例外的一個，他的說話如絲絲流水，悠悠的，不知不覺間已經流走，留下的只是隱隱若若的記憶，卻沒有痕跡。

記憶中的梁家泰沒有什麼驚人語句，但傳奇式的傳聞倒不算少，香港成長的他，在美國取得工程碩士學位，繼而在英國當上工程師，似乎仍有蹟可尋，但毅然跑到法國，只說著一點兒半鹹不淡的法文，沒有正式的攝影訓練，沒有特殊的友好關係，居然找上攝影助手的工作，是的確有點離奇。回到香江，廣告攝影的世界充溢著繁華璀璨，他旋即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攝影師，卻又突然從花花世界逃走出來，寧願選擇紀實攝影，平靜地渡過了二十年的攝影生涯。

他的好友唐景森曾佻皮地告訴我們：「他年輕時是束著辮子的，像很有性格的樣子。」現在的他削個平頭裝，無論在街上遇見或出席任何場合，都是 T 恤配卡其褲，平實得接近不顯眼，記得九一年他獲藝術家年獎，那時候仍未跟他認識，在電視上看到上台領獎的他，是一身這樣的裝束，便問旁邊的室友：「這位街坊是誰？」原來這位街坊是中國開放政來初期，已深入國內進行拍攝工作的國際級攝影師，作品曾在多項國際攝影比賽奪得重要獎項，亦在歐美及亞洲多個城市展出過。而個人攝影集「北京」、「中國之味」或「澳門街頭」等超過十冊，在不同國家及地區出版。

跟梁家泰的談話一般不會太精彩，當大家談到激動處時，他便開始靜謐下來，一貫謙謙君子的態度無法讓人觸到深處。但他的述說功夫卻是了得，平平的靜靜的描述中充滿著趣味。某年他剛完成了「媽祖廟祭」系列作品，在藝術中心的研討會上發表，他一面播著幻燈片，一面娓娓述說拍攝過程，不慍不燥。「口渴了，不知怎的便傳來了一片西瓜」；「燈壞了，啊，前面的照明大燈夠亮了，可以不用燈」；「活動總共是進

行了八日七夜的，真虧他們的虔誠」，默默的，他一直陪行至活動終結。

在他的自述中，他曾說過一生中做對了兩次選擇，第一是攝影，第二是捨棄廣告攝影而取紀實攝影。在紀實攝影的日子裡，曾擔任聯合國特派攝影師，並為不同時事雜誌執行攝影工作，當中包括 GEO, Newsweek, Life, National Geographic, Times, Stern, Paris Match 等等，行蹤遍及中國各省及東南亞多個國家，曾經一年內有半年的時間是往外跑，到的地方都是遙遠的村落或落後的地區，一般同行的只有一個翻譯及一個司機，二十多年來這樣的旅行進行過無數次了，身體上的辛勞及精神上的納悶總是有的，但從作品中得到的喜悅，已經算是一份回報了。曾問他攝影以外還有什麼想幹？他想了半天的答案仍是「沒有」。

生命中能有兩次對的選擇也算得上是幸福的人罷。而他倒也懂得養著這一份福氣，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每天都去游早泳，春夏秋冬亦無損這個好習慣。印象中他對生活的態度是物質的不需要多亦不需要高，但平實簡樸中要有它的細緻，一如他攝影作品，素材都是尋常百姓家，能抓著那一筆點睛處，無疑的，這是他的強項，也許亦是他從生活修鍊出來的正果。過去他發表了不少有關中國及亞洲的作品叫人難忘，回歸以後，他倒想回頭拍攝香港，千頭萬緒中有點茫然。

後來他說在一次的早泳時，腦筋忽然一動，便想出這個跟香港有關的題目來——「都市精神」。籌得資金後，便立刻停止所有的工作達三個月，電光火石間完成了四十張黑白作品，可觀否？這感覺留給大家細味罷。

©Ann Mak 2003.

First published in Paroles (March 2003).